CHINESE LIBRARY
H.H.L.

群書考索卷十九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教諭譚璋　校正

○士門

科舉

古者教民而賓興

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脩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知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知此是雖欲人材之不盛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已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盖猶出於脩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語或問

科舉始於隋唐

隋煬帝始置科舉之法彼惟豪傑特起而一天下之難也故以科舉銷天下英雄之氣唐興革隋之弊獨此不改然猶有辟舉法故唐之人物亦有可稱也

後世專以詞藝取人

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以賢著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誼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 或問語

科舉奪人本心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文公語錄

不可使科舉之心勝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

三分猶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将来必被他勝却況此心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同上

當先變經論策之式

今科舉之弊極矣如鄉舉里選之法此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二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説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格奔競之弊則均諸州之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攷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同上

當專以經學取人

常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説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遂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為一類二禮為一類春秋三傳為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二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二經午年

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習而用以為題同上

今日立法之弊

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欲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間自沙汰一半不是秀才底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其實同前

古者士有定志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義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備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學校貢舉私議

古今取士之殊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何哉文公建昌軍進士題名集

歷代選舉之法

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致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志文公貢舉學校私議

宋朝始專以文藝

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舉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至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然不亦過文藝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恥不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文公策問）

國朝取士非古法

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且良矣至於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蓋遲明裹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俟瀕啓鑰而入視所用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人已疎闊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有懷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恥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同上）

鄉舉太學監漕之弊

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漕試又出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老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 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當更諸科之制

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制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人又明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史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為道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繆濫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

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 仝上

當立德行之科

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德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之國家 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當反不安以就吾安

或不以安科舉之業請教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悌忠信但用之非爾吾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文公語錄

不可為學業奪志

問科舉之業曰程先生有言不可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 同上

不可以得失為心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常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同上

不可以新奇立意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纔把書讀便生立意要討新奇都不理會本意著實同上

時文繫教化風俗

向來做時文只麄踈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象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思都衰塌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同上

時文關世變消長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是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同上

時文日趨巧弱

時文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同上

所說無預於所行

專做時文底人說底都是聖賢話說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事讀書總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如時文也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翻款出来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同上

今日出題目暗僻之弊

今人都務出暗僻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卻如何教他不杜撰

同上

舉業之學非古

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

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 文公同安縣諭學文

空虛無實之名

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有傲其父兄外有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 文公補試榜諭

穿鑿新奇之病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知識其病

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華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文公答陳膚仲）

馳騖纂組之工

鄉里晚學見聞卑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騖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文公中庸集解）

棄本逐末之害

所諭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之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故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文公答南軒）

前賢無怵迫之累

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

之累[文公答歐居厚]

經義

違經背義之失

今之為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敢為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固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其所出題目定不依經文都是斷章牽合是甚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為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可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壹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為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為奇說而無所底止哉今之為經義者又不若為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文公語錄]

體貼而無義理

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依經旨去說道理尚得今卻只是體貼就兩三

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時務也尚得今却是虛說

說得好底剗地不得同上

治經而不明於經

州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時都恁地國家何賴焉同上

春秋侮聖人之言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甚謂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同上

當有踐言之實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乃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文公跋胡澹庵作李承之論語序

專門名家之弊

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摹倣時文之病

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而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同上

裁剪鬪飣之失

今日治經若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亦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盡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鬪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失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同上

經學廢而不全

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盖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

諸經當兼試四書

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

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則士無不通之經而皆可為當時之用矣

詞賦

空言無益之尤

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同上

詩賦實為無用

嘗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文公語錄

在見識讀書

嘗見已前作者無書不讀而今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上同

論策

論策須試以時務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行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區處如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上同

論策當以年分科

今欲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申韓老莊之屬及宋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詩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為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兵法刑統勑令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程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上同

禁對策諛佞之習

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

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患其諛佞之奸心矣
以上並文公貢舉私議

群書考索卷十九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邑人蕭泗　校正

○財用門

財

君民要在兼足

蓋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論語或問）

國不以利為利

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大學或問

財聚則民散

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同上

仁與不仁之判

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効也同上

歛臣盜臣之別

聚歛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大學或問

宋朝取民過厚

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

取於民者比之前代以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以殫而闕者諸路上供多入内帑是致户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 光宗朝己酉擬封事○文公

天子不當有私財

天子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 同上

小人以聚斂欺君

任事之臣惟務追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

潰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 孝宗朝庚子封事

以財發身之義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散財以取名欵人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効如此 文公

損上益下之說

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掊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悉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文公

當與民共其利

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為天下且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斂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斂稍急又有科敷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 同上

財聚民散之說

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歛猶可復聚民心一失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手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所積也耶（文公上宰相書）

嚴禁科罰之弊

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毫髮擾之詔令所須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爲言而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爲禁止而陰實縱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文公與劉丞相劄子）

利病制於聚歛之臣

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歛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而亦不能施也（文公答張敬夫）

當均節州縣之財

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備其實哀憫民力之凋瘵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遂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同上

宋朝財數

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萬餘貫張方平奏

聚歛

今之法歛焉猶潦也榷焉猶癘也征焉猶禦也今之吏非是非三者無議也今之民非是三者無抵也国至大民至細也立法以拚其口腹之尋常而還與之為市市之不酬還與之為仇勢至蹙事至不義也數百里之地設[illegible]数丈穽碁而布之武夫悍吏苟可逃責大體不恤也不必譏

也直征而已矣不獨征也直攘而已矣斯民虎視吏坎乎視國也非苟斂而何差夫足國而蹷其本拔其本而壅其末何如其智也昔文王之政賦不二澤不禁關不征今之吏皆犯之矣人之虐於斯讟於斯聚族哭於斯非一日也幸而天下未有故偶涇原之卒長安市上之呼去爾架除爾陌徹爾僦有不爭赴者乎

官兵財

內外諸吏高秩厚禄紫朱其綬呵喝車蓋而出者不應萬人而朝廷常有無才能之嘆歲十萬錢乃足一卒卒驅六夷團數石之弩荷一鈞之矛比比屋而居者不下百餘萬而常有夷狄之憂珠犀龜具出乎海竹木香茗出于山黃金丹砂出于土可耕之野萬餘里鹽藉酒酤舟車水陸之筭徧乎天下而當有孥廪不足之患

財勝事

善為國者知財之甚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嘗使

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車不僨
登峻阪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乎居
惴惴僅能自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
幸而無虞猶恐不自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有不可知
者

盡地利節浮費

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
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
無切切焉從事於闤闠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利耳豈君子所謂
理財也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利要其所從無而
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

惟君子善理財

自君子避取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民之受禍未有窮已夫所謂
理財者豈曰取之乎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也古之人未有不善

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大禹周公是也

取財以信

聖人所為大過於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天下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為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治明也

過歛者多不克終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爾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矣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固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東坡

責民以所無

及唐末兵興始有私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歛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 陳后山

興利者多禍敗

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〻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范祖禹

暴斂甚於盜賊

暴斂之害甚於盜賊盜賊害民之命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不可得而復收也同上

公心散財

散財發粟乇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聖人也利者天下之利〻以私心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萬姓悅服自然之理也東萊

土木最費財

麥熟於夏禾成於秋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終而書曰大無麥禾胡文定公

武帝費財

文帝貫朽粟腐武帝已盡用之矣卜式所輸寧及太倉一粒粟乎故謂卜式之獻不足以富國適足以啓武帝興利之心以為牧養之子尚有餘羨以佐用況天下乎黃公度

管子攘奪

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歲以不同則乞于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管子輕重一篇無慮千百言不過君民之相揆大耳

為民者七而游民者六

今天下之財所以不足者何也害農者繁而去本者衆也古之為民者四而農其四之一也今之為民者六而舍農者蓋六之五也而胥吏又不在焉胥吏蓋害農民而蠶食之者也而又害農者之一也則是今之為民者七而游民者居其六也而兵徒又不在焉

為天下理財

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而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冨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欲抑孝其親者抑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國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柰何以聚斂為理財

財有限而欲無窮

厥初生民無窮民也民為聖人而窮迫民之欲無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奉無窮於是乎始窮故受之以節節者約後而歸儉也然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於是節之說又窮矣

理財有三

理財之說有三其上惠民其次惠國其下惠奸惠民者雖不為國計而其陰有以利公上者皆民力之所供也惠國者雖非為民計而其實有以利公上者亦人情之所願也不窮財之所歸徒浚財之所出此惠奸之弊憂世者所以深痛公私之積也

窮征財有反

頭會箕斂之法慘因以啓隴上輟耕之心間架陌錢之征峻反以實萊糲見色之口

財竭

民無留藏地無餘寶利自一孔以上皆入官矣而大農猶以匱告財於何而取地半於承平之時而歲入已倍之財於何而生養兵之外百官有司之奉郊祀賓客之費不能以十之一財於何而節

財之

以財言之新疆旋失資糧委棄叫卒一炬倉廩掃空而財始耗矣江廣以寇盜而傾儲二浙以水潦而缺上供而財益乏矣料撥不已猶慮乏興內帑藥底將何以繼倚區區之楮以立國而楮至不行是豈更變鈔法賣爵鬻牒所能濟哉。賣絲羅榖剜內醫瘡蓋不特如昔人所詠而已

財有三竭

采薇未還撒花妄費財窮於將也魏戍方啟孫竈難減財窮於兵也囊金匱帛溪貪壑慾財又窮於貪吏矣

錢幣

區處交子之策

論淮西鐵錢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錢今朝廷却只以紙視之今視是銅錢交子不得用於淮鐵錢交子不得用於江南又須江南官司置場兊換銅錢交子乃可行耳文公

銷鑄漏泄之病

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少其壞之又多緣私鑄銅器者動鑿四五分壞了此壞錢之弊又有海船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貨物壓其上其内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那曾檢點得出其不應官吏反以此為利上同

節財

愛民必先節用

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
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
不易之理也光宗朝己酉擬上封事

當節無名之費

内自京師外達都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功
計若能還内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
之可省者悉從釐革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光宗朝己酉擬上封事

内帑

内帑認爲私貯

虞允文之爲相也盡職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
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書不可催理者
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
曹自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
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

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 孝宗朝戊申擬上封事○文公

上供多入內帑

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趣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搥撻驚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夤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 光宗朝己酉擬上封事○文公

上供

官吏脇取之擾

縣道既無羨餘可積又無科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脇取之州郡聞知稍行禁約則諸縣便以籍口不肯留心趣辦州郡不免又將別色官錢那

兌補足為州郡者憚有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為不復考問不惟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冤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光宗朝奏狀○文公

免上供以寬州縣

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則須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樁積金穀綿縚數內每歲量撥二三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孝宗朝庚子上封事○文公

經緫制錢

此錢不當立額

經緫制錢不當立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者又況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科名可以稽辨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不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十九

年中推行經界人户多有白契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一時朝廷既為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孝宗朝奏氏○文公

立額比較之弊

切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討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憸佞掊克之人輙為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趂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

則雖或災傷平分檢放倚閣苗米税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
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redacted]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
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目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
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伺間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
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
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不知州縣
之煎熬為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伏望
認大臣圖所以節用裕民之道討論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
行之以幸天下 孝宗朝延和奏劄

軍興權宜創立

經總制錢因一時軍興權宜所立後遂不罷要之當時立法亦未盡善

陳亨伯韓球所創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
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

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爲之十一年經畧法行民間印典賣契多故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之額至次年則其額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觧發自今州縣大困文公

非經賦常入之錢

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貫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刱爲定額責使償之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文公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無藝無名之制

官得其一使巳得其二三並緣爲奸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地而重困天子所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觧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恤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

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同上

稅賦

貢助徹什一之制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分而取其一蓋其輕於十一矣切料商制亦當以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孟子集注

九一什一之法

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爲溝

洫使什而自賦其一盖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盖如此同上

布粟力役之征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二限之法亦此意也同上

戰國非先王之法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樹桑麻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同上

魯稅畝非周制之舊

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受大抵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語注

祖宗破分之法

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管物。已及九分已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羸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小拖欠亦得矢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州縣催督之擾

徙使版曹經費闕之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illegible]不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而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取[redacted]什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以之屬尚未論也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諸路科罰之弊

切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

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可復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饕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孝宗朝延和奏劄。文公

賦外加耗之供

切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孝宗朝行宮便殿奏劄。文公

賦重民勞之苦

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壟在處有之孝宗朝庚子封事。文公

政煩賦重之害

斂財失民猶爲不可況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得之理若不亟救必深爲害 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稅重如於贍軍

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太重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寬緩而臧免也 孝宗朝奏手封事○文公

省賦在於治軍

臣聞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 同上

租庸調起於隋唐以前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底物事晉魏以至六朝亦只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

直到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將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价
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 文公

祖宗催科之法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纔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
分便往自曾丞相懷為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同上

白納紬錢之弊

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白撰横歛無數民不聊生秋稅苗產有定
色猶易催夏稅是和買紬最為重苦蓋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錢後
來變而令人先納紬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白納紬今
又不納紬只令納價錢數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
困矣故福建不如江西江西不如江東江東又不如浙東浙東又不如
浙西越鄉都越不好 同上

賦歛供用之費

賦謂計口發斂［六字係班 斂類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井田類說 ○文公］

朝廷督責之過

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飭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詿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聞也［中省狀 ○文公］

官司科歛之擾

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目浩瀚無以供辦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歛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法吏又為奸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所容已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恥拱手吻嘆而已［經界申 諸司狀］

豪強詭冒之弊

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

租固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文公與丞相劄子）

減免丁錢之說

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畧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其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民久遠之利（文公答張敬夫）

追呼重納之患

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印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照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與稅戶條目 文公）

商稅

欲免來商之稅

乞詔有司諸被實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 孝宗朝奏狀○文公

征商自龍斷始

孟子釋龍斷之說謂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孟子注

客旅不宜重困

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旅然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 乞減務用錢稅劄子○文公

榷酤

古人禁人聚飲

古人禁人聚飲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来飲如此却何以責遜廉遜

文公

酒課坊場之弊

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戶四曰萬戶抱額臣切以為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戶其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吝多不遵禀戶部漕司所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産之患在衆人有撞托抑勒搔擾欺凌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籍此而撞托搔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為束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出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放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置私草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閒則又病矣同上

榷鹽

要在根索弊源

切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情所患為甚深若不根索弊源別行措置切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孝宗朝浙東奏狀○文公

販載私鹽之弊

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搬載處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同上

鹽鋪抑買之弊

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士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郡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民邑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畧瘠民以肥吏困農以資游手同上

令民納錢之法

切見福建下四州軍舊行産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産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産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同上）

公私兩便之計

吏須慱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頗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倖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文公答陳禮書）

官民兩利之策

於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吏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為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而已（文公與王詹書）

罷海倉以通客販

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拘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買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鹽之錢

所以取以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之買納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亭戶買鹽興販則引價可裁本錢可輕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文公答陳漕書

和買

祖宗預買之法

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紬絹民間實賴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私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拋獨為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為歲額而錢不復支絹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著之科遂反為一州無窮之害孝宗朝浙東奏狀

紹興和買之患

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徇虛名切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姦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過為國家顧惜小費下比流俗苟徇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同上

利源不可開

三代之時鹽雖入貢未嘗有禁自管仲始興鹽筴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至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始行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弘羊反覆論難卒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榷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天下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

人戶敷納之苦

切見浙東路和買紬萬數浩瀚舊例人戶均敷人戶若於輸納多立詭戶隱寄物力以避均敷是致見納人戶所敷愈重其間又有不該敷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為除豁其弊非一欲望特降指揮革去舊弊庶幾饑饉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甚孝宗朝廷和奏劄○文公

人力供輸之勞

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

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顛而他覲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蔕愁嘆亡聊深可憐憫孝宗朝浙東奏狀。文公

子戶詭名之奸

惟是子戶詭名之奸頗輸數戶積計甚多故尤不以為便而必爭之其功又足以挾下戶唱浮論以搖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復指其說此和買之議所以洶洶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同上

區處詭戶之策

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紐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為允欲料有產無丁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反受其弊同上

裁減額數貫頭之說

緣和買之重奸猾之民爭為子戶詭名以避均敷而其淳謹畏法不敢

為者顧乃為之代受所免之數錢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我
來為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戶之禁往往隨併隨分終莫能革今
若先次痛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數自物力一分以上並紐寸尺則高下
多寡其數一定而奸弊無所從出矣同上

先減請本之額

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奸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之
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脊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
而寘之懷袖亦必無益於事矣。浙東奏狀文公

分等均數之說

所謂高下等第均數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却
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乃是頓增若使頓
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戶不能無咎
怨者故今復為此法以優恤之同上

除放下戶丁錢

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是真實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名今若將第五等中所謂丁錢特與除放則真實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其罪除之間亦畧足以相補矣（同上）

畝頭物力之說

所以欲改畝頭二字為物力貫百者蓋以畝頭科紐則獨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財物力者不與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貫百則有田及浮財者皆在其中（文公小帖）

和糴

嚴州縣遏糴之禁

今體訪浙西州軍極為豐捻去處與紹興水路相通切慮逐州縣不體隣路災傷之禁故行遏糴及客人憑募搬販亦恐逐州縣稅務猶習邀阻妄作名色輙收糴稅錢勝貫醋錢之類使本路饑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賑恤之恩欲望朝廷行遏糴條法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搬運免致艱阻二路饑民得沾實惠（文公申省狀）

通商販以濟民食

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負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搔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住糴而有所挾之資既糴而有所貿之貨則往来之間經由去處無以邀阻納稅為苦是致客人憚於與販欲望特降睿旨詔有司所過並不得輙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 孝宗朝浙東奏狀○文公

貴有和平之意

人心所在和則樂與官為市不和則彼此角立也和則樂與官相集不和則上下交勝也彼富家臣室之儲朘削不為不甚又迫之以牓牒扼之以刑憲旦旦吏来其家而呼曰命官糴爾糴指爾廩譁然而駭者鷄犬不能寧焉彼雖有非平之藏倉庫之積其肯樂糴於官府之督趣哉糴曰和糴所貴有和平之意

群書考索卷二十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別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刋行
教諭譚　瑋　校正

○兵門

兵車

古者兵車之制

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為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詩集傳

兵車士卒之數

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同上

車士步卒之數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同上

革車輕車之制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蓋輜重之車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戟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有一長故也輕車甚疾文公

兵法

謙是用兵之道

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免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同上

不可專泥古法

看來許多陣法脫過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曾依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口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 文公

孫吳說有本原

且如孫吳專說用兵也有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 文公

武侯八陣皆有用

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令孟獲觀其營人分明看見只是不可犯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事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 文公

武侯善於用兵

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

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
兵也公文

緩急視敵趨向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
衝突之公文

鄉遂之兵

周人鄉遂酇鄙之制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四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
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
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
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

則發此酇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三者所以不同文公

古者內外相維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文公

鄉遂兵車之制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文公

鄉遂丘甸之制

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

文公

保伍

當嚴戒令糾禁之法

保甲之儀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奸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伏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切見自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鬭集教閱為名聚衆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乞禁保甲擅鬭集劄子文

先王比閭之法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成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里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胥統轄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文公

小大相維之意

其保甲章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一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蓄須是四面有防衛始得一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徧置隅官纔寓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 文公

井田軍賦

井田軍賦之制

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因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〻十為通〻十為成〻方十里成十為衆 班去並作終字 衆十為同〻方百里同十為封〻十為畿〻方千里地四井為邑〻四邑為丘〻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〻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井田類說 文公

府衛兵

漢將皆用子弟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今用軍卒（文公）

府兵立而兵農分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兵農之分自唐府兵始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同上）

府衛廢而長征始

自秦漢以下至六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調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後方有長征兵（同上）

皇城以武臣官者

皇城司有親兵數千人令入相貌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內侍都知二員管之宋朝只此一項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此又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同上）

唐兵盡付刺史節度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辟置無如今許多官屬（同上）

唐宋朝主兵之官

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隷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土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其間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隷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領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離亂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所用姑存其名自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且刻剝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便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

可貴之郡守他亦自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同上）

禁兵

國初置諸州指揮使

太祖收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員次州六七員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營招兵而軍員管之每遇遷陞則密院出宣付之用紙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某郎不押號而以御前之寶印之軍員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宮中亦有數等員級遷轉也指揮有廳有射場只在營中升降不得出官（樞密院行下文字曰宣尚書省曰劄子）

諸州禁軍之法廢

祖宗時只有許多禁軍散在諸州謂之禁軍者乃天子所用之軍不許他役而今添得許多御前諸軍分也了故諸州舊有禁軍皆不理會又

如潭州緣置飛虎一軍了故都不管那禁軍與親軍同上

近時三衙權重

今之三衙即舊日之指揮使朱温由宣武節度使篡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揮使為殿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以至今日其權益重嘗見歐陽公記其為某官時殿帥之權猶輕見從官皆不接坐及再入為執政則禮數皆天異矣文公

當正養兵之源

宋朝養兵盡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隷州郡將寄養爾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管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是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事銜職一兩日耳文公

禁軍支遣之費

添招禁軍二百人每年合用粮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五十四貫文

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大卻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乞住招軍狀○文公

填刺軍中子弟

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别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汰江上諸軍子弟填刺本軍以特練習卻令分下諸州就粮以省餽運防緩急繼將更代卻還本軍則其事藝自然不敢退惰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分屬增進乃為長久之計文公答趙帥書

招刺在守將得人

州郡徒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滋其賣弊之姦而空耗衣粮重傷民力又未論也王柃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同上

州縣兵

飛虎軍當屬帥司

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是帥臣辛棄疾剏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

邇藂既精器械亦備經營嘗理用力至多數年以来盗賊不起蠻猺帖息一路頼之以安而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隷州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隷荆鄂副都都統自此一後只許綬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並在襄陽切詳當日刱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盗賊事隷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軍馬惟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發快疾察探精審事權所屬既以專一種種利便乞撥飛虎軍隷湖南安撫劄子○文公

弓級與寨兵相表裏

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論都昌增置精察利害劄子○文公

罷寨兵而增弓手

只勤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於闕外增置二十五人輳足一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緊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

各分叅定易為狗轄北之立寨招軍利害萬萬不同矣同上

古今兵制總論

今之兵異於古

古者兵一而已矣今内外之兵人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離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之者也給漕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河防者皆兵也典淮河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文公

虞周不以兵為諱

治世雖未嘗又戰亦未嘗忘戰也舜當至治之時固不可鼓琴而詠南風之詩矣然典謨所述在内則明又又以為敷養之迷在外則奮武衛以為備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未聞以兵為諱也武王之時固可以建櫜而奏戢戈之頌矣然司馬所掌於春秋夏則有振旅茇舍之名於秋於冬則有治兵大閱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亦未聞其以兵為諱也東萊

春秋不言敗不言戰

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能敵不能抗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 胡文定公

古之兵雖敗而不可多殺

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血流於江河如後世之戰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心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

書生議兵自荀卿始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畧本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勇往直前無如吾夫子者至於衛公由求之闘皆深閉固拒不假辭色非沮之也謹之也卿譚之何容易耶末世乃以

長嘯郤虜圍碁破敵揮毫請壓投筆取封爵抵掌談笑横槊賦詩視聖人所甚謹邈然輕肆焉使書生讀之激昂歆羨袖書公卿之門飛奏雲文之陛莫不拎髀嘆息恨其試已之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為之罪人也山屏

漢兵制亦近古

儒者論兵卒有唐制而遺漢焉雖歐陽公之論亦曰自周襄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而蘇明允遂斷為之言兵民之分自秦漢始意誠然耶非邪愚聞之先儒漢兵民大畧似唐而尤近古惟唐之知不知有漢致漢志之未審者也雖然非論者之罪也自孟堅作漢志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甲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無害也而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稽焉章孟堅蓋過矣

秦漢以來之兵

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兕豹圈檻二缺兜牟凹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

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老泉

漢武用兵之禍

漢武帝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五十餘師兵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東坡

武帝征伐之數

元光六年之間遣將軍者四元朔六年之間遣將軍者五元狩六年之間遣將軍者三漢史發揮

武帝用兵之失

河朔元年得河南置朔方郡則以爲衛青之功而棄上谷造陽地以與胡則不討也元狩四年斬虜八九萬則以爲去病之功而士馬物故則不討也

武帝肅代用兵

肅代用兵者武帝比也武帝之兵生於情則自我發之自我抑之輪臺

之詔綂下而富民之封可即日見効矣唐自安史胎禍之後藩鎮不掉控制無權兩河用兵連年不解猛虎在前不殺則噬此其豈容少却哉

唐末兵強

唐自肅代以來鎮兵禁旅之勢迭強而天子以萬乘之尊日伺此輩動息以為輕重平盧閫帥自朝廷擢任可也必察軍中之所欲立者而後有雄節之授襄陽謀將自九重陳拔可也乃因衆議之所樂推者而後有留後之除則恩威褻矣神策凌暴畿甸繩之以國憲可也而反削擧劾輒重得罪禁軍邀激宰相治之以典刑可也天子知其故無如之何則禮信虧矣

宋朝之兵無強弱

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藩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固末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

太祖善御將

太祖定天下亦有爪牙之將熊羆之將如韓彭者十餘人爲王審琦之屬是也以今之議者而思所以制之之術非威不可也而太祖則不然從容於杯酒之間而盡泄其肺腑之論使之油然而動亦泰然而安釋然自放其權收其兵而盡得其節鎮者此高皇帝之威武所不能辨而太祖談笑言之真用兵之明驗也

聖人重於用兵

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録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堪乎此也詩傳

去浮冗則民力寬

今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慨處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切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邊備誠能行此三者民力庶幾其可寬也 孝宗朝貞子封事○文公

將非人則怨憤

今將率皆廝役凡流到軍之日惟務裒歛刻剝希望誅求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孝宗朝貞子封事○文公

將得人則奮厲

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任則上下相安緩急何恃 同上

將帥貪而士卒貧

陛下傑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絶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 戊申封事○文公

將權濫而軍政壞

謝郤傲使嘉奬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閹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 孝宗朝延和奏劄○文公

當募子弟之暗曉者

軍中子弟亦有素習軍馬暗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為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踈無用之人以補軍額 孝宗朝庚子封事○文公

統率在得其道

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呼吸之閒便可以弱為強變法為勇振柔為剛易敗為勝直如反掌耳 文公

用財養兵之費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此以歲計）（同上）

財用費於養兵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已前未有池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兵（同上）

范公招募刑法

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

教習諸軍弓射

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塡上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同上）

聖人文武並用

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荅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覩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眞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鄭公藝圃折衷

弓矢當習於無事

曲道險阨則劍楯利仰高將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為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以蜂蟻之屯雖未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狥我以死亡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射圃記○文公